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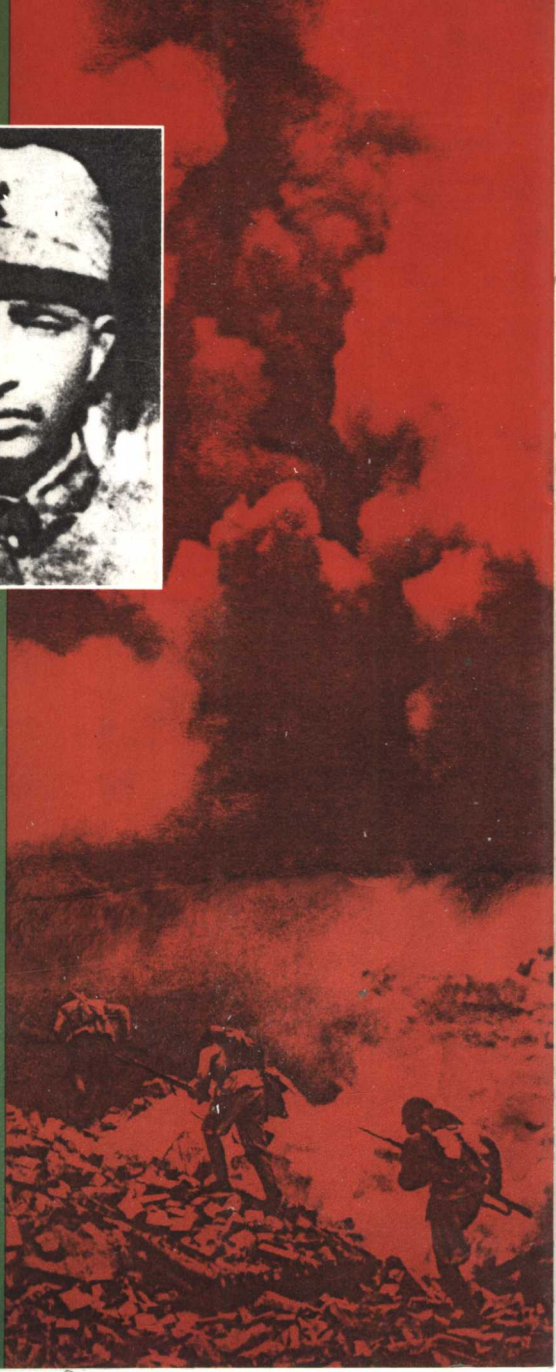
王玉树 著
黄夏莹

八一出版社
Huaqiao Jiangjun
Li Zifang Zhuan



华侨将军 李子芳传

5.2
2



新登字(京)117 号

书 名：华侨将军李子芳传

著 者：王玉树 黄夏莹

出版者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
(邮政编码 100034 · 电报挂号 6550)

封 面：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

排版者：北京天河公司照排中心

印刷者：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

装订者：北京顺义县利生装订厂

发行者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：7

字 数：146,000

版 次：199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199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7-5081-0063-8/I·36

定 价：4.00 元(膜)

(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,可向本社调换)



李子芳烈士



1939年10月，新四军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主席团合影。后排左起为黄诚、朱镜我、陈惠、袁国平、李子芳、陈丕显；前排左第三人为陈虹。



李子芳烈士故居

自序

约在六年前，我们二人在福建泉州市邂逅相逢时，便商定要合写一部关于李子芳将军的传记文学。李子芳曾是新四军的高级干部，在皖南事变中被捕，并惨遭国民党杀害。长期以来，李子芳烈士的英名几乎被遗忘了，直到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他的胞妹李淑铭和石狮人吴彦合方四处奔走，向烈士生前的老战友征集材料——他们都是红军时期和新四军时期的老前辈。这些回忆录和纪念文章后来编入《泉州英烈》第一集。在泉州地区，像李子芳这样有影响的老红军战士，这样为革命英勇捐躯的华侨将军，可谓寥若晨星，因此，我们更应当为他树碑立传，留下永久的纪念。

写历史人物的传记，往往受到材料的限制。李子芳生前几乎没有留下可供参考的材料，诸如日记、书信、文章和历史档案等，仅见到一份延安抗大的登记表。所以，主要的材料来源是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的回忆录及纪念文章，许多事情因而说法不一，孰是孰非都难以考证。例如，李子芳到石码参军之事，有的说是1932年5月由厦门大学李毅介绍参加红军，有的说是当年4月由厦门反帝大同盟推荐的，从当时的情况看后者似乎较合理。李毅可能是一位地下党员的化名，而今，在厦门大学党史资料里和其它有关资料馆、档案馆中均查无此人，在本传中还是写进去了。再如突围时李子芳被捕的经

过,以及时间和地点均已无法查实了,只能根据几位同志的追述来写。关于李子芳在上饶集中营被杀害的情景,因为没有目击者可以咨询,就采用李子芳和黄诚同时被下毒药处死的说法,至于是否与冯达飞一起被害,对于这些,笔者只好作为一种传说对待。

李子芳(1910—1942)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代主任和组织部长。他所生活的时代已经遥遥远逝了。为了寻找这一页逝去的历史,我们搜集到有关的书籍三十多种以及大量文字材料。除此之外,依据烈士生前的老战友提供的线索,我们先后采访了解放军二炮政委王宗槐、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陈茂辉、福建省文史馆馆长陈虹、军委总参三部离休干部赖石昂、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白沉、民政部部长张凯等十几位老首长,他们为这本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
几年来,我们走遍了李子芳生活和战斗过的所有地方,如漳州石码、闽西根据地、贵州遵义、西北延安、皖南云岭、南京旧中央大学、厦门鼓浪屿、上饶集中营,以及李子芳的故居等。直到去年秋天才迟迟动笔。写作过程中,从内心里时常涌起一股追寻历史的冲动。我们仿佛与主人公一起重新回到那艰苦卓绝的岁月,一次次地走向历史的深处。……

秋去春来,这部小小传记终于杀青付梓了,它的出版还得到**石狮市信义工业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贤义、福建省石狮兰盾商社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文育**的资助和支持,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!

写于天津海河畔——泉州
古城 1993年6月定稿

人皆会死，但别屈从地死去，而要抵抗着死去。假如我们的命运就是完全的毁灭，那么我们也别屈从命运；假如我们屈从的话，那么命运就变成真理了！

——卞缪《致一个法国友人的信》

目 次

自 序	(1)
第一章 石码参军,揭开人生辉煌的一页	(1)
第二章 浮海归来,浪是大海的儿子	(23)
第三章 苏区风云,要经受住百般磨难	(45)
第四章 战火纷飞,走过很长很长的路	(60)
第五章 西北行旅,不负峥嵘岁月	(84)
第六章 青春旧梦,寻找暗夜里的星光	(98)
第七章 皖南三秋,抗日旌旗到云岭	(126)
第八章 风雨突围,雄鹰被折断了翅膀	(155)
第九章 狱中雕像,高唱人间正气歌	(178)
尾 声	(208)
〔附〕主要参考书目	(212)

25143/01

第一章 石码参军，揭开人生 辉煌的一页

1

1932年暮春，一场巨大的红色风暴来临了。这来势如雷霆万钧，涤荡着旧时代的污泥浊水，更像是一片和煦的阳光，漫洒在闽南一角的大地上。

这一天，厦门鼓浪屿的海面上风平浪静，没有往日里鼓荡起拍岸的浪花，听不到那发出有节奏的波涛声响，明丽的阳光照彻碧波万顷的海湾，水面上仿佛跳荡着数不尽的金蛇。往西边望去，远处是一脉青山云岭环抱着的美丽的厦门港。近处蓝色的海面上漂浮着点点渔帆，游弋着白色的风樯，还有几艘小火轮往来急驶其间。有一艘较大吨位的货轮正冒着突突的浓烟驶向九龙江口，船上载满日用货物和少许乘客，船舷外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“龙江号”。

一个20来岁的青年站在翘起的船头，高高的身材略显清瘦。他身穿一套浅色的中山装，手里拎着一把旧雨伞和一只小皮箱。此人名叫李子芳，此时此刻他并非悠闲自在地在观赏这秀丽的海港风姿，他的心思早已飞向距此不远的海澄县石码镇。在幼年时代，石码作为闽南有名的五大货港之一，村

里的人几乎无人不晓了。它盛产稻米水果，而且是当时闽南水上运输的交通枢纽。可是，李子芳却从来没有机会到过这里。

船到九龙江口水流加急了。船身摇晃了几下，但见滚滚而来的江水欢快地投入大海，留下了一条长长的浊黄色水流。李子芳走到船边，坐在装着洋布的麻袋上，想起心事：今天如果不赶紧坐这条货船离开鼓浪屿，听说海上就要实行封锁了，他还惦记着留在厦门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。

大约上午10时许，这艘货轮才缓缓停靠在南岸的旧码头上。

石码码头确实不小，来往的货轮、帆船都拥挤在江边。这时，一艘即将离岸的小火轮拉响了汽笛，许多搬运工人正在卸下货物，码头上小贩的叫卖声与其它各种声音混杂成一团。李子芳快步登上岸边，便欲急匆匆朝镇子走去。刚走出几步远就闻到了一股葱花香昧。这种香味立刻引起了他的食欲，因为早晨行色匆匆没有来得及用餐。李子芳吃过两个肉粽之后，继续向前赶路。正走着，猛然看到附近的围墙上刷着两行白底黑字的大标语：“坚决反对日本出兵中国，打倒帝国主义，消灭军阀混战！”“红军是工农的军队，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下面署名“石码工农革命委员会”。李子芳不由心潮澎湃，有了中央红军才有工农政权，终于找到向往已久的革命队伍了。他顿觉一种从未感受到的兴奋，耳畔响起了临别时战友的嘱托：到苏区去干革命！

一想到马上要报名参加红军了，李子芳不再顾及其他，急切地直奔镇里走去。

4月间，在毛泽东委员的率领之下，由红一、五军团组成

东路军，一路上势如破竹，从龙岩一直打到漳州，兵临厦门海湾。仅在十几天内就歼灭国民党驻军四十九师的四个团，俘虏敌军 1600 多人，缴获敌人的大批弹药武器，其中包括两架侦察机和 242 枚炸弹。张贞残部逃到同安以及闽粤交界的诏安，从此败落了。

4 月 20 日上午 8 时，东征的红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典礼。部队沿着龙漳公路排成四路纵队，高唱“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”的军歌，浩浩荡荡地开进漳州城。市民群众夹道欢迎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。他们个个头戴八角红星帽，身穿浅灰色的军装，雄赳赳、气昂昂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人群中间通过。这次攻打漳州的红军东路军有 1 万 6 千多人，战马 400 多匹，称得上千军万马的庞大队伍了。

进城时，毛泽东和红一军团总部的机关走在一起，在他身旁有军团长林彪、政委聂荣臻、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等人。他们都骑着高头大马，偶尔也相互交谈几句话。毛泽东骑着一匹十分漂亮的白马，显得分外威严。

仅仅是两个多月，军事行动变化很大。当时红三军团奉临时中央的指令，攻打赣州失利，因久攻不胜只好撤围；而漳州战役的进展极其顺利。在赣县江口会议上，毛泽东提出红军主力应向赣江东北发展，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和扩大革命根据地。此建议却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，他们主张红军必须向赣江两岸扩展、为的是执行继续夺取中心城市的既定目标。这种“左”倾错误路线的根子就在于临时中央 1932 年 2 月制订的《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》，2 月打赣州是推行攻占中心城市战略的第一步。但是谁不同意这种主张就会被扣上“右倾机会主义”的帽子，并给予“致命

的打击”。直到当年4月14日，临时中央在《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》中还指责说：“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。……”在敌强我弱的总态势下，还强调“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”云云。

毛泽东在“左”倾潮流面前毫不畏惧，敢于挺身而出，以革命利益为重，表现出一个非凡的革命战略家敏锐的政治目光和坚定的原则立场。他建议中央军委把原中路军改为东进，向闽西发展。3月下旬在致电苏区中央局中进一步提出新的作战策略：“必须直下漳泉，方能调动敌人，求得战争，展开时局。”在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下，4月初开始行动，才有以后的漳州战役的辉煌胜利。

这次战役得到了福建省委、闽西苏区的大力支援。罗明、张鼎丞参加了在长汀召开的东征漳州的联席会议。由罗炳辉率领的红十二军在上杭、武平地区警戒粤敌，保障攻漳部队的后方安全。综合分析这里的形势可以看出：闽南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最薄弱的地区，可以攻其不备；漳州地处沿海平原，易攻难守于我方有利；它又是经济繁荣的闽南重镇（福建第三大城市），便于筹集款物，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“围剿”做好物质准备。而且自1930年冬以后，成立了闽南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，红军入漳前，这一带已建立红色游击区。因此临时攻占漳州可以调动敌军，有利于苏区的发展与巩固。

红军秩序井然地进入漳州，给当地市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。在城郊芒山下有两所最大的学校，成为红一军团的机关驻扎地。红一军团司令部驻省立龙溪中学“干之楼”，政治部驻南边的寻源学校，中间只隔着一道矮墙。这所寻源学校原系英国一家教会所创办，在一片绿树草地上还建有一幢漂亮

雅致的校长楼。因此建筑全用红砖砌墙，梁柱门窗漆上红油漆，是一座中西结合的建筑，红军指战员都叫它“小红楼”或“芒山楼”。毛泽东和两个警卫员吴洁清、陈昌奉就住在此楼上。楼下有一间小会议室经常召开军团首长会议。

4月21日是进城的第二天，在二楼南边的凉台召集红三军、红四军、红十五军师长以上干部会议，总结漳州战役的经验，讨论制订第二次行动计划。22日又在小红楼前面的大草坪上，召开部分连长、指导员以上干部大会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《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第二次行动计划》的报告。由于他的兴致很高，说话十分幽默。

他说：“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门打狗，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胜仗，可以叫他们看看，我们打得蛮好嘛！我们从江西赣南跑来几百里，一下子打到这里，消灭了国民党的许多军队。张贞做梦也没有想到，红军简直是成了‘天兵天将’……”坐在偌大草坪上听报告的人，无不放声欢笑起来，笑得那么真纯，那么舒畅。

2

中央红军攻克漳州后的当天便分兵所属各县，迅速组成一个新的军事态势。红一军团的主力部队红四军，担任主攻漳州西北天宝山十字岭的任务，仅用几小时就突破守敌的防线，在红三军、红十五军的有力配合下，彻底打垮了张贞的两个旅兵力，俘获一四六旅副旅长及大批官兵，战果辉煌。红四军几个师除留守漳州城外，大部分开赴石码、角美、长泰、海澄，负责扼守九龙江两岸通往厦门的要道。红三军分布在

漳浦、云霄一带。红十五军开到漳州西南的南靖、平和地界。这种部署，构成了护卫漳州东路军总部的犄角之势。同时开始执行第二次行动计划，即在短期内完成几项任务：广泛宣传党的宗旨和抗日政策；筹集大量的军款物资（一百万银元）；扩大红军队伍，发展闽南游击队，建立“小苏区”“小红军”。

石码建埠 500 多年，是闽南商业的集散地、大码头。每当政权变动之时，商会最能代表民意。东路红军进入漳州城的消息传来，商会机构于 4 月 21 日晨便派出四名代表赴漳州。商会代表章雨亭、林芦成等，乘车到达芝山下的东路红军司令部所在地，商请派部队进驻石码维持地方秩序。接待人员中有一位能讲闽南话的，他说：

“你们石码很开明，专门派代表来迎接红军，做得好！红军迟早是要去的嘛……”

谈话的人就是邓子恢，石码人对他并不陌生。1931 年冬他接替陶铸担任闽南特委书记，也是闽西苏区的创建人之一。

当天下午，红四军十师师长陈光率领一批战士，坐上两辆汽车，陪同商会代表来到石码镇。汽车停放在中山公园里。为严格遵守部队进城的纪律，他们自带干粮，婉言谢绝了商会的宴请。当晚，红四军军部、红十师司令部及二十八团正式驻扎在这个镇上。

红四军军部设在大港墘一座尖顶的基督教堂内，右侧有楼房供办公使用，教堂可容纳几百人，便于召开各种会议。礼拜堂正中的台上画了一个红十字，下写“上帝是爱”。这是 1854 年有个外来的打马牧师联合教友兴建的，到 1871 年漳

州堂会成立正式传教，这是因为石码靠近厦门的缘故。军政治部驻在不远的一所私立连三小学里，学校大门外有一片较大的蕃薯埕。每天乡下农民挑来一担担红白色的蕃薯（地瓜）放在集市上出售。蕃薯是当地的粗食之物，一般市民都用它当作夏秋季节的粮食，俗称“蕃薯粥”。

李子芳在石码好不容易才找到军政治部。他穿过镇上几条拥挤的街道，在一个大路口，遇上了一小队红军宣传队。他们手里举着的三角旗，旗上写着“募兵”字样。李子芳挤过去打听军政治部的地址，一个战士指着前方，微笑着告诉了他。

军政治部有一幢大楼房，大门口站着岗哨，有许多人进进出出。李子芳走到跟前看见大门上张贴着一道黄纸，上书“招兵站”几个浓墨大楷。这时从里面出来一个红军，很亲切地询问道：“同志，你是来报名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这里是红四军政治部吗？”李子芳从那只小皮箱里小心取出一封信，“我带来一封厦门组织上的介绍信，请交给首长。”他被领进大门内一间大屋子里。

那是厦门革命互济会的介绍信，红四军知道厦门有一批青年要来石码参军。革命互济会历史悠久，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附属机构，在南洋各地均有它的组织。1931年，鲁迅先生还多次捐款支持这个革命组织。列宁时代的苏联为了支持孙中山在广州进行革命斗争，通过柏林一家大银行把钱转汇到上海来，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群众组织，长期以来漳泉一带的革命互济会十分活跃，里面的骨干分子秘密地参加了CY（共青团）。

一些从厦门来参军的职工都分配走了，单把李子芳留在

政治部机关里。他曾当过教员，又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旁听生，青年时代从菲律宾回国求学，在泉州读书时参加了“反帝大同盟”。他的人生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，这次有机会加入红军是他的宿愿。

石码的爱国华侨创办了几所学校，这所“连三小学”最早是一位华侨富商建立的，不久由一个自称秀才的叫连守谦的人接办。正面是洋灰大楼颇有些气派，后面双层楼中央有一个大院，上下的房间足够一个小学使用。现在军政治部的各科室都设在楼上，白天里只有几个干事值班，其他人不是上街宣传就是下连队，各忙各的。他们在楼里的白墙上书写了许多革命标语口号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！”“扩大红军，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”……

第二天清晨，一串唧唧的哨音把政治部的全体军人叫醒了。李子芳穿上供给科发给的一套灰色军装时，一股兴奋的暖流通过了全身。他想，从现在起，就要过一种新生活了。一位通信员来领他去见首长。

“请坐吧，我欢迎你到组织部来工作。”组织部长伸出手表示初次见面的礼让，又指着坐在一张办公桌旁边的首长说，“他就是罗瑞卿政委，一会儿要到军司令部开会。”

李子芳向两位领导行了个不太标准的军礼。

罗瑞卿系武汉黄埔军校毕业的老红军，曾任红四军十一师政委，在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。从入漳以来因日夜操劳，脸上还带着几分倦意。但他依然微笑着对李子芳说：“你是一位归侨青年，在厦门为党做了不少工作，组织上对你很信任，决定让你负起全军的统计工作，职务是干事。红军正在大发展，正是用人之时，革命知识分子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，这

些道理你当然明白……”

他挺直身子，欣然接受组织安排。

几天来，军政治部的“招兵站”门庭若市。这些来参军的大都是穷人家的孩子，红军是他们久已向往的军队。他们纪律严明，对待老百姓视若一家人；他们坚决抗日大得人心……那时候到处流传着一首歌曲：

当兵就要当红军，
处处工农来欢迎。
长官士兵都一样，
没有人来压迫人！

李子芳参加扩军报名工作，每天负责汇总名单表格上报。他时常宣传罗政委的一句口头禅：当兵就要当红军，拿起枪杆闹革命！他最清楚每个数字象征什么，来自何处。在报名的人员当中有勤劳朴实的工农群众，有收入不低但已经失业的职员，有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和刚刚离校的大学生。其中还有满腔爱国热忱的台湾学生，还有毅然脱下袈裟的南山寺年轻和尚。在漳州地区，石码参军的青年最踊跃，到最后约有四五百人之多。

此外，在漳州地区还扩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（又名红三团），任命冯翼飞为团长，王占春担任政委。他们在中央红军撤回苏区后仍然坚持游击战争，直至全国解放。聂荣臻元帅在回忆这段革命斗争时说过，当年“在漳州地区发动群众，打土豪，筹款，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以及部队整训工作，都取得很大的成就”。